

寫給誰的信？

「……」，由我寓裏至Q停車場的道路——每遇下雨下雪就泥濘不堪的道路上敷着的，混了些泥水在裏面變成灰色的一重薄冰還沒融解。我走過的時候，除了雙手凍得紅腫不堪的幾個派新聞紙的小孩子，和一個拖着牛奶箱車沿門配送的苦學生之外，不見隻影。坐西朝東的一列店簷雖然迎着和地平線沒作好高角度的太陽光線但光力太弱，簷上的霜露還在閃爍發光。今天的天氣很爽快，和我心緒正成反比例！

「我由Q停車場乘市外電車到U停車場。在U停車場下車後，徒步行二十多分鐘，才得到學校。下車之後，橫斷U公園，再由U公園的台地下來過S池的橋。渡橋之後，再通過一條一邊是學校的

牆，一邊是半似住家半似商店的幾軒小房子的幽寂街道。行盡這條街道，才到學校的後門。X兄！你聽見我走這樣曲折的道路或者要發生一個『爲什麼不從近道上學，搭市內電車去呢？』的疑問。這是很容易解答的問題！一句話，『圖省錢罷了！』市內一個月的車費要五塊，市外的車祇費一塊四角，不過要多走點兒路和多花三五十分鐘的時間，不算什麼。

『我在這裏要算半工半讀——或者已到了七分工三分讀的程度了。我因爲受經濟壓逼，再沒心思去研究艱深繁重的科學。』

『X兄！我今才曉得現代是物質的時代——不是，不獨限於現代，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直至人類滅亡爲止，怕都是物質的時代，黃金世界——人祇要有金錢，沒有事必不成功的！我有金錢，我自信我能夠把地球破碎！我天天在夢中讚美黃金萬能！歎呼黃金萬歲！』

「X兄！你不要因我最後的兩句，便誤認我是金錢崇拜主義者！我受了有金錢的人的虐待，所以我非同樣的利用這個利器——金錢——去復讐不可！祇讓少數國家有強有力的兵備，作算開幾十次國際聯盟會議，國際間平等仍無希望。祇讓少數人有金錢，要想解決現代的複雜社會問題亦無希望。我要叫天下的人個個都做富豪！

「我的復讐方法，不是孔丘所說的「以直報怨」，也不是耶穌所說的「……有人打的右頰，連左頰也轉過來給他打（馬大福音第五章三十九節）」。孔丘說的，全是不通的話，耶穌說的，全不可能。祇有我的方法最妙。我沒飯吃的時候，不給我半塊麵包的人，我將來叫他死守住守所的有麵包，我另給麵包與他吃。那嗎人類的紛爭就容易解決！

「我在做夢！我果然在做夢！我到學校研究室裏坐下之後，才

覺得肚裏有點兒餓。我早上一頓——兩顆法國式小麵包——竟忘記吃了。

『我受經濟的壓迫，一時的形骸之痛，不算甚麼。我近來受經濟壓迫之外，還受了一種很可恥的屈辱——從一方面看來，或者我對自己的主義變了節——我們不是以改良人類社會自任的麼？近來不知爲什麼緣故受一種鄉黨的制裁，無條件的對腐敗社會的習慣降服了。我把我每天的麵包費，和學校研究用的書籍費節約下來寄回去家裏——說『家裏』兩個字，讀者或要誤認我是有家可歸的人。其實所『謂家裏』祇有三個不是直接的血統關係人，一位嫡堂的伯母和她兩個兒子——請幾個禿子替我老祖母做一個道場，超度她老人家的幽魂不要在陰司受苦。族人便獎賞一個很寶貴很美麗的街頭給我，說我是『有用子弟』。我間接聽見像受了一種污辱。我想做這

種「有用子弟」倒不如做「不中用子弟」好些。

「我近來還有一種精神的痛苦，我的族人來信告訴我，我祖父遺下的幾畝瘠田，幾間破屋，都給我的堂兄弟賣掉了。瘠田和破屋本來不值什麼。不過不能獨立自謀生活，要賣先人的遺業，確是一種很可恥很傷心的事！我堂兄弟幹的，本來和我沒有關係，但我總覺得我的能力薄弱，不能替先人保守這幾畝瘠田，幾間破屋。不能扶助堂兄弟，使他們豐衣足食。因為我還不能完全脫離家族制度的束縛！

「我這時時就心，怕要像堂兄弟不能保持先人的物質的遺產——瘠田和破屋——一樣，不能把先人的精神的遺產——先人的名和德望——永久保守着！

我幾次想詳細細把我所懷抱的煩悶告訴你。因為我的煩悶除

了你再沒有第二人可以告訴。但提起筆來，又給普通的信札體裁束縛着，叫我不知從何外動筆。幾多要說的話也即時煙消雲散，再想不出來。今天不知爲什麼同室的研究者，不見一個到來。我一個人也覺得學校功課討厭，不願和牠周旋。我無意識的提起筆來，像做筆記，又像做感想錄，我日前打算告訴你的話也就跟着我的筆尖跑出來。我也趁這個機會，順着筆尖的意思，一直寫下去，寫好之後，好寄給你。

「我一個人披着斗篷在一個海島的寒室之下對冷月下淚，祇有你一個人知道。我鬱悶的時候，我想痛哭一場，但覺不到痛哭適當地方，我便趁長途火車，跑到荒涼的海岸或寂寥的山裏，和海浪或山風共鳴起來痛哭一場，也祇有你一個人知道，你知道我拚命飲酒，是藉以洗久鬱愁腸。你也知道我的狂笑是爲舒展長年萎縮的腦神

經。你不是對我說「你不見得真用功，真讀書，不過藉讀書用功來排除憂鬱罷了」麼？你不是對人說「若不痛飲，若不狂笑，若不高闊論，他早就憂傷天絕了」麼？果然不錯，我若不伴狂詐痴，我若不對可以棄如敝屣的日常生活裝出一種戀戀不捨的狀態，我早向人類社會提出辭表了！再不妄佔人類的一個位置了！但你還不能算是我的真知己。你若是我的真知己，你又何故責備我不應當不爲死去的祖母服喪，不拿塊黑紗把臂膀纏着。我雖然感謝你的好意，又兄，但我又不屈從你的忠告來作僞。我爸爸死了五年，他的影子子還沒離開我的眼底網膜（Veil），我再沒工夫思念我死去的老祖母。

「我賦性悲楚怕係從小看我爸爸神經的憂鬱顏色太多了。我還記得我才八歲那年，我爸爸患眼病患了一個多月，瓷缸裏的米快要完了。（我們村裏都用徑口尺多寬的瓷缸盛米）我爸爸和我的老顧

母商量，把我祖母穿的毛皮褂和我爸爸穿的一件湖縐馬褂，託隔鄰一位老媽子帶了去。到了黃昏時候，那老媽子挑了兩袋米回來。我的祖母給了一角錢去酬謝她。這時候已是涼秋九月了。那年冬天，我爸爸不穿湖縐馬褂不要緊。可憐我的老祖母向着爐火還要打抖。也虧她挨過去了。人生在世要和人爭飯吃的教訓，就從那時候跑進我腦裏去了。貧富苦樂不平等的現象，也從那時候深深印我的胸坎上了。

「我跟着我爸爸，形骸上的生活。雖不見得很滿足，但精神上總很快樂。」

「我十四歲那年跟着我爸爸到一個農村裏收租去。農村離我家裏有三十多里，收租的事又不能當天了事，所之要在一個農家裏住宿幾晚。每天收租回來，洗了澡，吃了飯，天熱睡不着，我依着我爸爸的胸懷，我爸爸指着天上的星座教我默誦『壽火柝木：：玄

鵝取誓：：。

『我來日本進了高等學校之後，成績弄好些，也報告給我爸爸知道，成績弄壞些，也報告他知道。好的時候，我爸爸就來信獎稱幾句，壞的時候，也來信安慰幾句。有我爸爸在後面站着，我便興高彩烈的用功。現在這麼樣？我爸爸還在的時候，我還配做他的兒子，他死了之後，我反不配做他的兒子了。我想到這裏，我爸爸的影兒在我腦裏更加明瞭，更加深刻，在那裏責備我的不肖。

『三個月前家裏有信來，還間接聽得見老祖母叮囑的話——保重身體，強飯加衣一類的慈愛話。當時祇當做一種不要緊的口頭話。現在連這口頭話都沒聽了。現在我是一根浮萍——任風浪飄泊的一根浮萍。

我昨天晚上聽見隔壁的小女孩兒不住的叫『媽媽呀！媽媽呀！』

我有生以來沒有叫過「媽媽」兩個字。我聽見她們不省節着叫，還用「媽媽」兩個字，半分羨慕，半分嫉妬。

「我祇恨我的媽媽！我媽媽如果不早死，我爸爸或者一生不會那樣勞苦，也不至這麼早逝。我爸爸不死，一切重苦的負擔，跑不到我的肩膀上，一切煩惱，也跑不進我腦裏來。我媽媽決意要去，就應當帶我一齊去，那嗎我爸爸的生活，或別向快樂安適一方面展開。把我留下，犧牲了我爸爸一生的幸福。我真跟了我媽媽去，那嗎環着我身邊的疑難問題，馬上解決。因為有我這半生不死之身，所以生出許多肥脂。」

「『人之子』的親戚和鄰人都說他有什麼智慧，有什麼能力，輕賤他，毀罵他。但他的肉不給他們做麵包，他的血不給他們做葡萄酒，他們裏面那得有生命存在呢？（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第二節）

約翰福音第六章五三節

「X兄！我雖沒有資格做負十字架的羔羊，但我的最後運命怕要像那負罪的羔羊！」

「我的媽媽怎麼會早死，我不知道。有的說是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累了她和我爸爸生了意見自殺的，有的說是為生了我之後產艱死的。那麼看起來，我媽的死因全在我身上了，所以我又不敢徒埋怨我既死的媽媽。」

「我記得我媽媽的墓碑給愛淘氣的牧童打斷了，到此刻還沒修換。我爸爸葬了五年，我還沒見他的墳墓。現在老祖母的遺柩又在等著我，去葬她！」

「我寫到這裏，天氣漸漸的暗澹起來，像要下雪。我沒帶傘，我忙收拾書包回去。我行到S池畔，太空中已滿貯了雪花。身後的

狂風像抱着一種神秘的偉大之力咆哮而來，但這種偉大的自然力吹不散包裹着我的悲寂氛圍氣！我冒着雪跑向U停車場去。

「你不要當我說的是『病狂呓語』我望你替過渡時代的青年研究出幾條安身立命的方法來。」

他寫完之後，把這幾張信箋折疊好封進信袋裏面去。封好之後，不知寄給誰好。他只得把這幾張信箋重新抽出來，燒成紙灰，和兩盞清吞下去，變成兩道不竭的淚泉，由早流到晚，由春到冬，成一種狂流，把一班和他一樣的青年煩悶愁苦都洗得乾乾淨淨！